

杜氏通典

拾貳
共參拾貳本



通典卷第六十四

禮記十四
沿華二十四
嘉九

天子車輅

五輅

副車五牛旗

戎車

獵車

彌獸車
闡戰車

指南車

記里鼓車

白鷲車

鸞鳥旗車

辟惡車

史軒車

耕耨車

六安車

四望車

遊車

羊車

畫輪車

鼓吹車

象車

建華車

黃鉞車

豹尾車

上古聖人觀轉蓬為輪輪行可載因物之生後為之輿輿輪相乘流
運固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上
蓋如規象天二十八宿音務象列宿方輿象地三十幅象一月而視則聽

鑿和之響停觀則時之運等威既辨貴賤有序故書曰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泊乎魏晉政教陵遲階踰其禁代有更改異制殊
狀臣臣昏亂以至顛覆今舉舉沿革不可畢載微其制作為車輿篇云

五輅 虞夏殷周秦漢後漢魏晉東晉
五輅 宗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

昔人皇氏乘雲駕六羽出谷口或云抵車也及五龍氏乘龍上下以
理右考云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形車乘白馬則
馬駕之初也○有虞氏因形車而制鸞馬車○夏后氏因鸞馬車而制鉤

車鉤之言不俾車正其冲建旒流尊卑上下各有等紋○殷因鉤車而

制六輅禮緯曰山車乘鉤乃鉤車之象昔成湯用而郊祀首山車
之端山車亦謂之桑根車似金根之色亦謂之六輅

周因殷輅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為玉五輅一曰玉輅錫其纓十有
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錫馬百當虞刻金為之所以鑄錫也其
再大帶也纓馬鞅也就成也皆以五采

周始以封三曰象輅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

姓以封皆以五金象飾諸末而為名凡言五金象
飾皆此義其及纓以五采四劍

飾之曰曰革輅革鞅漆之無他飾以白黑飾者為龍勒條飾其纓五

就建大旗以即戎以封曰衛龍勒也白黑
飾者雜色為勒五曰木輅不革鞅漆之而已

以淺黑飾者為樊鵠色飾者為纓就數同於革輅建大麾以田

以封藩國○秦平九國之湯城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金為飾謂

金根車一而為帝軫云云旗阜旒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夏太康
盤游無

度昆弟五人作歌曰若括索之取六馬則六馬非始於秦制但法水數相扶耳○漢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

服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車十乘騎萬疋其儀甚盛不必師古及

玉莽纂位武車常軌如振反車
輪木也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後漢光武平

公孫述始獲深車輿輦而因舊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且其尊者也輪

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轂轂外復有一轂抱轂其外乃後設轂抱銅制

畫綵油繫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文錯之形也較在箱上

箱為六虎伏軾龍首御軛左右古陽篋徒各獨雀七衡撰文畫轅羽

蓋翠衣辰徐廣曰翠羽蓋所謂黃屋車也連大旂十有二序畫

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鏡鏤錫施十駕金為文髦垂以翟尾朱無樊

纓赤屬易革金龍十有二左纛以髦牛尾為之在左駢馬軛上大如斗

是為德車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副其駕云馬六因奉不改或

義說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蓋乃陰陽之氣乘六

上下非為礼制按周官校人掌五馬之政凡擇良馬而養乘之乘

馬一節四圍曰馬為乘右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在縣當龍見

以為魏得地統服色尚黃戎車乘黑晉白馬齊王正始中詔出入必御

輦乘輿晉武帝承魏陳留王命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及受

禪設玉金象革木五輅並為法駕旌旆服用至心取周制文物華藻

因金根車更增其飾朱班輪漆加畫撰文兩相之後加玳瑁為鵝翅金

根雕飾時人亦謂為鵝車和注旌旆於車之左天加榮戟於車之

右皆崇而施之榮戟飾以散繡上繫大蛙煖諸長文餘於戟之抄轅

皆曲形夏設山車垂鈞之義玉輅駕駟以黑金象革木駕駟以黃金

為又髦垂以翟尾象鏤鏤錫金鏤方鈿許允擊纓赤屬易耳金龍十

有二五輅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鈎膺之玉環龍輶華轡魚侍朱幘

給法駕行則五輅各有所主復制金根車去漢之人物駕駟馬不建旌

幟上如畫輪車下指金銀之飾○東晉元帝始建大輅戎輅各一

以殷祀用大輅周因金根車飾皆駕黑駟是為云牡安帝中義熙

人戎用戎輅故也

中平閱洛得姚興為車輦或時乘用焉○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
荀萬秋改作五輅依晉金根車加赤漆揅畫玉飾諸末建首旗十有
二符駕駟以玄復因漢之安車章施羽葆蓋祀以金根為金輅建青
旂駕之玄馬曰羽葆蓋以實象華木輅並擬玉輅漆揅畫羽葆蓋象
輅視朝平輅即戎二輅並駕赤馬駕之玄馬曰木輅建赤麾以田駕赤馬
曰大事法駕五輅俱出○齊武帝永平初伏曼容議齊德尚青車旗
先青次赤次白次黑軍容戎事宜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尚青輅
畫輪金塗兩箱上望板前優游通綠金塗鏤錄音錄頭紋竹相鑿鏤金薄
帖兩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塗鏤回金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山
優遊上和鑿之云花跌御鈴銀帶玳瑁簪優游下隱膝裏施金塗鏤
回云玳瑁織成之優游橫三則施玳瑁帖金塗花釘金塗倒龍後揅鑿銀玳

瑁龜金甲塗花香望板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靴及諸末比日增龍首龍
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受福綠裏邊鏤錄玳瑁織成衣裏金
塗鏤回花釘外金塗博山辟邪障鳳皇御花并蓋金塗鏤錄二十五八
支子花黃錦并六複碧絹漆布綠油頂絳絲織成顏花徒良 赫后
孔雀毛複錦綠紋隨陰懸諸珠蜂佩金塗鈴雲朱結人綬雜色其
孔雀牦一轆漆畫車衡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回鷹馬鳥三花跌御鈴龍
首御靴揅畫尾上下花香絳綠絲的望繩八枚旗十有二符畫并龍竿
首金塗龍御大卸幡其牦榮戟織成衣金塗香駝及受福金塗一馬
鏤錄漆之安立牀在車中錦複黃紋為之安立衣錦複黃以紋障泥八幅長
九尺綠紅錦花帶織成花五輅江左相承駕駟左右緋為六施絳
絲遊御繩其重較貳轡飛輪幡赤油金塗其牦左畫懸置左緋馬靴

上金鏡方鉉音金塗紫皮帶耗真橫在馬膺則其鑄錫皆如右
制初加玉輅為重蓋摺寶鳳皇綴金攝珠寶玉蟬颯曰角金龍御五乘
耗天麒麟頭加以彩畫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啓曰凡蓋圖象天駝
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錄如為乘衰又假為麟
首加手為馬頭車不師古鮮或可施至 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金
輅之飾如玉輅而減去象輅減金輅輦輅如象輅而尤減木輅如車輅
建大赤麾首施大鄒幡玉輅金輅建碧所象輅木輅建赤所曰因承
武帝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輅預麾同用赤而旂不異以從行運
所尚也七年帝擬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金祀乘金輅詔下詳議
周捨為金輅為齊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之廟皆乘玉輅轡以
朱絲○陳初因梁之文帝天嘉初令劉仲舉議錯綜漢晉舊飾造玉金象

車木等五輅皆金薄交龍為輿以較之豹伏軾虬首御軛左右吉陽
箭轡等雀三衡摺之畫幡綠油豆黃絞裏相思捺金車末邪注旂旗
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紫戟於車之右飾以獸繡獸頭幡長丈四尺懸
於戟執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皆駕驢並金又髦挿於翟尾玉為鑄錫
以絲畫蛙蟬幡綴兩頭曰漢之飛輪五輅兩相後皆玳瑁為鷓翹金
銀雕飾兩相重之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錦為後轡青絞純帶夏
花簾冬綺繡褥○後魏道武帝天興初脩軒冕制乾象等輦草初制
度多遺舊章至 孝文太和中儀曹令李詒更議更正唯備五輅各
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 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
車服五輅並駕五馬亦無經據○北齊車服制度多因後魏天保中
所乘是太和中李詒所制五輅○後周依周禮設六官置司輅之職掌公

車之改辨其名品物色。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無他飾。即周木輅遺象也。馬皆疏白。○狩就以二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九曰金輅以祀星辰。視朔。十曰象輅以望秩。群祀。十一曰革輅。十二曰木輅。以六漆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飾諸末。錫白金鈎。就以五采。俱十有二。其輅之鈎重輪重較。加革。有皇帝之輅。輿廣六尺。有六寸畫輪。軸以雲牙。箱軾。據之內畫以雜獸。伏軾。鹿倚較。三辰之帶。玄者。倉等。旗畫纒之。以六。力曳地。設和鑿。以節趨行。圓蓋方輿。

以象天地。隨開皇元年内。令史李德林奏。後魏輿輦車制。諸廢唯留。後魏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輅。北齊所尊者。後著令制。玉輅。青黃重箱。盤輿。左龍右虎。金鳳翅。畫據之。輅左之。上懸金鳳。一在軾前。八座在衡。二軾在軾龍。輅之上。前設障。障青蓋。裏繡。許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佩。封曰十葆羽輪。皆朱班。重手。後輅。左建太常。十有二。狩皆畫并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闔他合。戟長四尺。闔三尺。蔽之。旗首金龍頭。御鈴及綏。垂以結綬。駕蒼龍。金鍍之。鈇挿翟尾。五焦。鏤錫。輦纒十有二。就皆五采。繒。黑。為鈇。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亦有左建輿。畫飛雉。右建闔。戟。盤輿。鳳翅等。並同。玉輅。駕玉。山。臨朝會同。饗射。欽至。則乘之。象輅。黃。黃。左建畫。持。右建闔。戟。駕黃。驅。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黃。輅。以革。左建旗。畫。驅。右建闔。戟。駕白。輅。以行。臨。兵。則

乘之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旒畫玄武右闔戟駕黑騮田獵則乘之
其五輅並駕六馬馬飾同玉輅後置安車重輿曲壁紫油纒裏通爐

朱絲絡網朱轡纒女駕上騮臨幸所乘按隋氏五輅遠前周禮旗旒○大唐因

隋制玉象輅木是為天子五輅玉輅青質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

翅畫撰文鳥獸黃屋左蓋縣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鸞在衡正輅鸞數

輅及耕報二輪在軾龍輻前則設障之塵青蓋黃重繡飾博山鏡子樹

羽輪皆朱班重牙左建旒十有二旒旒畫并龍其長曳也右載闔戟

長四尺廣三尺徽文旗首金龍頭御結綬及鈴纒駕蒼龍金鏤方鉞挿

翟尾五焦鏤錫轡纒十有二就祭祀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餘同玉輅

駕上騮饗社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黃質餘同金輅駕黃騮行道

則供之革輅白質輓騮革餘同象輅駕白騮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

輅黑質漆之餘同革輅駕黑騮田獵則供之旌旗轡纒及蓋皆從輅

色其蓋文裏俱用黃其鏤錫五輅並同其飾武德初著令天子駕輅

玉象象輅木五等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鷲車黃旗車辟惡

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 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

車豹尾車通為十二乘也以為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

茵薄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禮

則乘駱高宗不喜乘駱每有大禮則御輦至武太后以為帶中玄宗

以輦不中禮而不用 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駱而往禮畢騎還自

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腰輿陳於茵薄而已

副車五牛旗

秦漢魏晉東晉宋齊梁陳隋大唐

秦平天下以諸侯所乘之車為副○漢制安車三車各五乘為乘輿

副車輪皆朱班重於貳轂兩轆金薄繆龍為輿倚較之虎伏軾龍首
御軛左右吉陽箭高雀立衡擗之畫鞞羽蓋華蚤連大旂十有二旂畫日
月并龍駕六馬象鏡鏤錫金鏤方鉉插程尾朱燕樊纓赤鬪易耳
金就十有二左轟以篋牛尾為之在左駢馬軛上大如斗其馬各
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鬣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回後從
為副車應劭漢官典簿圖曰乘輿大駕別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副魏曰漢制五時副車置旄頭
雲竿○晉制五時女車五時車合十乘名五時車信謂五時車建旗十
二旂各如車色三車則正暨其旗安車則邪注駕馬不易漢制左右駢
金鏤鏤錫黃屋左轟於金根之制行則從後○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
事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暨旗於皆
行則使人與之牛之為利益不具重致遠而安穩旗常纒而不舒所冒德唯天子親

戎五旗舒旂所冒武宋因晉而無副車○齊王後議時乘黃無副昔

周五輅六朝臨軒權列三輅金衣書車十二乘揜揜揜輪輦子辟

前油蟬結通幟竿刺代揀擇揜真彩龍帝文右副車之象也亦

子花棘頭後伏神執承幟香金塗徽具揜因次曰五時副車青萌車是謂揜他合憲車○宋因晉制五牛旗車左青

赤右白黑黃居其中象右之五時副車也後制衣書車一日副車○陳

因舊制五時副車飾同五輅並駕六馬○隋因陳制五時副車色及

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大唐之制副輅五乘大駕行幸

皆次於五輅後為副又五牛旗舉五黃牛旗處內赤青在左白黑

在右各八人執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大駕自薄在小舉後

戎車周漢魏晉宋齊梁後周隋

周中車氏輦輅即戎車僕掌戎輅之萃音廣反車之萃闕車之萃

革車之萃音輕車之萃音
萃猶副也此五者兵車所冒一也戎也戎輅王

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
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孫子者萃車之陣
○漢因周有輕

車朱輪輿不巾不蓋音子戰幢之麾音輶音駟音服音
置駟於輿上藏音在武

庫大駕出次屬車在音國簿中孫子兵法云有中者蓋謂之武國車武

戎車其飾如耕車音蓄以子麾金鼓拆幢音駟駟音甲駟音之服音
通借文曰前之服

○魏景初改正朔戎車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太始中並建

赤旗○晉制輕車駕二馬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

洞朱建子戰麾幢置駟於輿上大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

屬車後○宋依漢制戎車建子麾音和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駟於輿

上輕車之制因漢不易以武剛車為殿○齊梁以下及後周與隋或并

用之

獵車音
獨獸車闕戰車附

周謂之司車音
曲禮曰司車不乘中車音氏木輅音以由○漢制其飾如安車

重輶音綬輪音繆音龍繞音之一曰闕音猪車親校獵乘之○魏因漢制改名

闕虎車○晉因魏制一名闕戰車○宋因晉制自後無聞

指南車音
有熊氏周後漢魏東晉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時士皆迷曰音方黃帝於

是作指南車以示音方故後常建音焉音○周致太平越音震氏重譯

末獻使者建其歸路周公為司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常為先

道示服遠人而正音曰音方音車法具在尚音方音○後漢張衡始復音造漢末喪

亂其器不存○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而作焉車上有木

仙人舉手頓指南車相迴轉所指微差晉亂後亡○東晉晉熙十三年

劉裕平長安始得此車後將之一名司南車駕駟其下制如樓二
紋四角金龍御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之車上雖回運而手帕
指南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此車戎狄所制挽數不精迴曲頗驟猶
漢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謂宜更造○宋順帝昇明中東
齊高帝為相命冲之造司南車成使撫軍將軍丹陽王僧虔等試
之其制甚精百處之十迴未嘗移爻○齊因宋制加飾四周箱上施屋
指南人衣裙襪天衣在箱中上曰角皆施龍子於懸心雜色其孔雀
而白中後慢駕牛皆銅鈹飾○宋後名司南車大駕出為先啓之乘○
後魏大武帝使工人郭善明造之弥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
明醜殺之○大唐將之備於大駕行則先置

記里鼓車

東晉宋齊梁大唐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所獲未詳其制由宋制如指南
車駕駟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崔豹古今注云一里
也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執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宋因之不易
行十里上一層擊錫尚方古事有共物法然未詳
大駕自簿次指南車後○齊因宋制飾加華蓋子襟衣漆畫鼓
機皆在內也○梁因齊制改駕以牛○大唐後將大駕自簿次指南車後
隋一名鼓吹車施層樓上有翔鸞樓焉○大唐之制因之駕曰馬大
駕出在記里鼓車後

白鷺車

隋大唐

鸞馬旗車

漢晉宋大唐

漢制鸞馬旗車編羽之麾列繫幢傍胡廣曰以銅作
鸞馬於車衛上○晉宋因之駕曰
馬先路所載○大唐備於大駕自簿次白鷺車後

辟惡車 秦大唐

秦制也挑弓蓄矢所以禳祿不祥大小令一人在車執弓箭出崔豹古今注
○大唐之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鷹旗車後

皮軒車 漢晉宋大唐

漢制皮軒車以虎皮為軒○晉宋相回駕四馬皆大夫載自後無聞
○大唐備之大駕國簿以於辟惡車後

耕根車 漢魏宋晉齊大唐

漢制耕根車如副車有三蓋一曰三車置鞵耒耜之服上親耕所乘
桓譚謂揚雄曰君子為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犖玉登華三也及鳳皇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
○魏因之連赤旗○晉因之駕駟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
名三蓋車○宋因之○隋以青為有三重蓋羽葆雕裝同玉輅駕六

馬其軾平以囊青盛耒耜而加之籍田則乘之○大唐曰隋其飾不
易大駕行則備焉

安車 周漢晉宋齊隋大唐

周制致仕之老及后則乘之○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蔡邕曰五安車乘曰高車
坐乘曰安車是為德車一曰時車安之亦皆知之各如方色焉亦如之

連大旂十有二旂駕六馬餘皆駕四皇太子皇子公列侯皆乘之自

漢以後亦為副車○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三公下

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宋因之齊制諸王三公

國公列侯等禮行則乘之○隋制金飾紫通幃朱裏駕四馬臨

幸及吊則供之○大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出

在耕根車後

四望車 齊 隋 大 唐

齊曰望車通幟油幟絡班漆輪較亦曰阜輪車以加黃臣○隋制同
犢車黃金飾青油幟朱紫通幟紫絲一牛拜陵臨弔則乘之
○大唐之制以金飾駕曰馬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在安車後也

遊車 漢 晉 宋

漢制九遊車九乘大駕為先乘○晉宋曰之自後無聞

羊車 晉 齊 梁 隋 大 唐

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輶伏兔相漆畫輪 武帝泰始中羊琇乘司
隸糾罪免官○齊因之因制漆畫羊車小形如輿金塗縱容錦
衣箱裏隱膝後之牙關輾枕後指幟竿代棟梁皆金塗鉸飾御及
皇太子所乘之○因制羊車亦曰輦上如輶小兒衣青布袴褶五瓣疊數

人引之黃賤通得乘之名亭子也○隋大業始制為金寶飾紫幟朱
絲網御童二十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吏
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大唐因之小吏十四人

畫輪車 晉 宋 齊 梁

晉制畫輪車駕牛以采漆畫輪較上起四夾扶左右開四望綠油
朱絲青交絡其上形如輦其下猶犢車貴者不乘大駕次羊車後也
○宋齊梁相因為群公所乘自後無聞

鼓吹車

梁制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御流蘇羽葆九鼓吹陸則樓車水
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笏笈為樓上有翔鳥樓鳥或為鶴形自後無聞

象車

晉武帝太康中平兵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載鼓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入之庭大駕自傳行則試橋道自後不見

黃鉞車 晉大唐

晉制黃鉞車駕二馬大蓋行次於華蓋後御麾左右又有金鉞車金鉞車並駕三馬○大唐貞觀以後加之備於大駕自傳
天寶元年改為金鉞車

豹尾車 周漢晉宋大唐

周制也詔以象君子豹變又以尾者言謹也古者軍正建之崔豹古
○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者中胡廣曰施於道路
○晉因之在鹵簿之末宋志徐廣按淮南子云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

虎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大唐之制大駕出在黃鉞車後駕二馬古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中

建華車

晉制建華車二乘駕四馬大駕分在左右行自後無聞

通典卷第六十五

禮二十五

沿革二十五

皇太后皇后車輅

皇太子皇子車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王妃命婦等車

皇太后皇后車輅

周漢後漢晉宋齊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

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

重翟翟雉羽兩重為一厭翟勒面績

厭翟次其羽便相迫近厭其木也勒面請如玉龍勒之常為當面飾績總以畫繪為之從王賓饗所乘也安車雕面駟馬

總皆有容蓋

安車坐乘車也凡婦人皆坐乘容謂儋車駟翟皆黑色繪為之無蔽朝見於王所乘去飾翟車皆面

總組有屋

翟車不重不敵以翟飾車之制以見飾勒當面者有帷則無蓋矣如今駟車后乘以出桑輦車組輓有

翠羽蓋

輦車不言飾明無翟總之飾后居宮後宮所乘但漆面已為輕輪人挽之以行有翠所以御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翬日也

漢皇后駕輅青羽蓋駕回馬飾九旒

後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

后法駕皆御金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絡帷裳其非法駕則乘輿劇

駟車雲縵文畫輪黃金塗五末五末轅一轂二箱二共五也蓋施金三化駕三馬左

右駟應劭漢官儀明帝永平七年光烈皇后葬竟車駟轅青羽蓋駕四馬於九疇前首方扇鳳皇車此因前漢旧制○晉制

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帷裳雲縵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

華駕三馬左右駟其之廟見小駕則乘紫扇駟車飾及駕車如重翟非

法駕則皇太后乘輿皇后畫車后先廢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魏馬

魏音貴魏音貴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魏馬為副又金博山駟紫絳綉車比日

駕三魏馬○宋因之法駕重翟先廢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嘉中東宮儀記云中宮

僕御重翟金根車○齊因重翟車加金塗校具白地人馬錦帖箱隱膝後戶白

牙的帖金塗百釘漆畫輪鐵鉗金塗縱容後路銀師子鎗靴比施

金塗燭首及龍雀等諸飾靴銜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已首蓋

飾金塗爪支子花二十八青油挾碧組首八紋蓋漆布相紫顏首八紋比紫

絞道陰碧范徒良外上施絳紫絲絡碧旂九疇祭戟○後魏熙平中有

司蘇詔議黃后之輅其從祭則御金根車親喪則御雲母車煇寧

則御比宗則車遊行御之安車弔問御則則車並駕回馬○北齊因之○

後周皇后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禘享先皇朝皇太后

二曰厭翟以祭陰社三曰翟輅以採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

客五曰雕輅以歸寧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六輅皆錫白朱總金

鈎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壹曰白輅

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績總○隋開皇初李德林

奏用後魏熙平蘇紹議皇后之輅後晉令制重翟青首金飾諸末

朱輪金根朱牙其相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裏通應肅紫帷朱絲絡

綉紫絡帶八臺在衡鑊錫轡纓十二就金鍍方鈎插翟尾朱總駕

蒼龍受冊從祀郊禘享之廟則供之厭翟亦黃金飾諸朱輪畫朱牙其
箱飾以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幟紅錦惟朱絲絡網紅錦帶餘如重翟
駕亦翟親桑供之翟車黃黃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革測飾以翟羽
黃油幢黃裏通幟白紅錦惟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餘如重翟駕黃
鞣歸寧則供之諸翟纓之色皆從車黃安車亦黃金飾紫油幢朱裏
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輦金飾同於蓬輦通幟班輪駕四馬宮苑
近行則乘之駕車三十六乘○大唐因隋制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其
飾不易又制曰望車紫油朱裏通畫絲絡帶拜陵臨弔則供之又制金
根車朱裏紫油通幟油畫絲帶朱絲絡網常行則供之

皇太子皇子車輅

周漢魏晉東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

同姓謂王子母弟率

周制中車氏掌王五輅金輅建大旂以封同姓

以功德出封若魯衛

漢○漢皇太子以安車朱輪班飛鈴青蓋金花倚虎伏鹿擗文畫輪吉

陽甯文金塗五末旂九旒降龍皇太子為王賜以乘之皇孫綠車以

從皆左右駢三馬

呂皇孫車

魏曰之六帝問東平王有輅為是特賜手

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與天子同乘金輅非

特賜○晉因魏安車一而駕三馬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

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黃金漆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

不畫輪耳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駢○東晉安帝時乘

後山安車制如金輅○宋曰之皇太子為王亦賜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

綠車亦因舊法○齊皇太子乘象輅校飾如御旂旛九旒降龍○

宋曰齊象輅制畫輅駕三左右駢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降龍

青蓋畫幡文輅文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為副帝乘畫輪則不畫車為

副其畫輪車開四望綠油幢朱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陳曰梁制○

後魏乘金輅朱蓋赤黃駕四馬○北齊目之○隋皇太子金輅

赤黃金飾諸末重較拍畫撰文鳥獸黃伏鹿軾龍輅金鳳一在軾

前設障鹿朱蓋黃裏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闔戟旂首金龍御

結綴及鈴綵駕赤騶駟入臺在衛二鈴在軾金鏤方鉞插翟尾五焦鏤

錫擊纒九龍從祀享之朝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輅車金飾諸末紫通

幟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官官出入行道乘之曰望車金飾

諸末紫油幢通幟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吊臨則乘之○大唐曰隋

制

公侯大夫等車輅

周漢後漢晉宋齊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

周制中車掌五五輅象輅以封異姓車輅以封回衛木輅以封藩國

異姓王甥舅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黃服以內也藩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藩服也

又曰服車五乘

服車服事者之

車也孤乘夏篆謂五色畫

乘夏綬

大夫乘黑車

黑車不畫

車也士乘棧車不華輅

威人乘後車

箱方可較位器以供後

○漢景帝中元五年

始制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末輅有吉陽箭二十石以上右

駢三百石以上阜布蓋千石以上白布蓋皆四維扛衣賈人不得乘

馬車吏亦蓋扛其餘比皆者

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今諸侯王大臣朱輪特虎居前左兜右鹿小國特虎居前

廉皆居左右

大僕車立乘駕駟赤帷裳持節者重蓋從賊曹車斧車功曹

車皆西大軍璽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回乘小僕車不立乘有駢赤

駢泥油重縫帷道小使車蘭輿赤較白蓋赤帷此追捕考按有所執

取者所乘諸侯車皆朱班輪回輻赤衡軛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

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

壁之文結四角金託首銜壁垂五采掛羽流之蘇前後雲氣畫惟裳據
文畫幡長輿車等駕布袍馬布袍馬者純白路馬也以黑葉灼其身為武文公卿以下至縣三

百五更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三車道從縣令以上加道齋車牛

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

所乘○後漢制公侯乘安車朱班輪飛輪倚鹿較伏熊軾阜繒蓋黑

轡右駢旂九旒鍤錫又控朱鏡縱末鹿文絳羽汗青翅燕尾知以下有

駢者緹扇汗中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千石六百石朱左轡○晉制雲

母車以雲母飾犢車以賜王公阜輪車駕牛形如犢車阜漆較轂上加

油青幢朱絲繩給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位一至公或四望三望

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幢通覆車上諸王三公並

乘之 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三望如四望油幢給車似三

望而減王公如禮者乘次三望平乘車竹葉子壁通幢其後形詭牽

細棘頭指皆伏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諸公給

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令史皆阜蓋特進以下諸

將軍非特郡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大車三乘

駕四去位致仕皆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駢皆朱班

輪倚鹿車伏熊軾阜繒旂旂公八侯七鄉五皆畫降詔中二三石二

千石皆阜蓋朱輪同五駕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輪王公之元子攝命

理國者安車駕三旂七旒封侯之元子五旒大使車三乘駕四赤

帷裳騎騎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便車不立乘駕四

輟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轂赤屏白蓋赤帷裳追捕執取者所乘

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追鋒車去小蓋加通慢如輟車駕二以迅速為

名戎陣之間是為傳乘輅車右將軍所乘傳之

按漢輅輅者高輅輅車魏晉輅中而賤輅

輅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輅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一耳蓋車輪也

○宋曰晉有追鋒車雲母車四

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漢舊制駕二馬旂旗旂王公侯七鄉五

皆降訖公鄉中二千石郊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也出位致仕皆

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車蓋朱轡銅五末駕二右駢王公之太子攝

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旂旗七旂侯太子五旂○齊制黃屋車建碧旂

九旂九旂舊輅也蓋以黃繪為裏全塗校具絳絲絡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朱轡班輪

駕一左右駢通輿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車蓋安車朱轡漆班輪駕

一通輿朱車為副三公禮行所乘安車黑耳車蓋為車朱轡駕一牛車

為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鄉鎮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

後陵廟所乘餘同晉法○梁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輅車

駕牛代兎箱青油幢朱絲絡網鞞比皆黑漆 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

尚書令給鹿轡輅車後戶車輜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

中書監秘書監給鳳轡輅後戶車網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

侍中列卿等給駉輅無後戶漆輪車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

龍雀輅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輅形小如傘諸王三公有勳德

者皆特加車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馬漆輪鞞黃金彫裝上加青

油幢朱絲絡通輿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駕牛朱輪花鞞○後魏

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曰高車駕三馬之庶姓王侯及尚

書令僕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輅車駕一馬或乘回望通輿車駕一牛○

北齊曰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傘皇宗及三品以上官

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

三司乘油朱中綱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三品乘卷通幟車
車牛金飾七品以上乘偏幟車車牛飾以同○後周諸公之輅方九輅
各象方 碧輅金輅皆錫擊纓九就金鈎象輅犀輅具輅革輅象輅木
輅皆疏擊纓九就皆以朱白蒼三絲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陌
自方輅而下七無金輅諸子自方輅而下六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
五又無犀輅九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輅九紀輅犀輅具輅象輅
木輅夏篆夏纒墨車輅車自篆以下金塗諸末錫擊纓金鈎木
輅以下銅飾諸末疏擊纓皆九就三孤自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
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紀輅而下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紀輅而
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紀輅而下四又無夏輅篆士車三紀車墨車
輅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隋制公及一品

象輅者有象飾諸公建旗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
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三品三品革輅白有建旗畫熊虎受冊告廟
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下幟朱裏
五品以上絳幟碧裏皆自銅裝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幟而
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拖幟而乘初五品以上乘
偏幟車其後嫵其美停不行用以巨幟代之三品以上通幟車則青
壁一品輅車油幟朱網唯朱輅一等聽始則乘之○大唐王公以下車
輅親王及無職一品象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輅
車象輅朱班輪八在衛左建旂旂畫龍一右載闔戟革輅以革
飾左建旂通帛為旂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輅車曲壁青
通幟諸輅皆蓋旂旂皆朱一品九旂二品八旂三品七旂四品六旂有其

襲纓就數皆准此

王妃命等車

漢晉宋齊梁北齊後周隋大唐

漢制長公主乘赤罽鞞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鞞車大貴人加節畫鞞皆右駢公列侯夫人會朝若親廢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落帷裳皆同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鞞鞞銅五末○晉制三夫人油鞞車駕兩馬左駢其貴人加節畫鞞三夫人助廢乘者交輅安駕三皆以紫絳罽鞞車九嬪古婦乘鞞駕三長公主亦罽鞞車加馬兩馬公主大妃皆油鞞車駕兩馬右駢公主油畫安車駕三皆交輅以紫絳罽鞞車駕三為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廢乘油畫安車駕三公首先置者乘者交輅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大夫人鄉縣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廢乘車交輅車駕三諸郡公侯監

國嗣子之古婦侍中尚書侍尚書中書監令鄉校古婦命助廢乘車交輅安車僂駕即縣公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廢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左駢車交輅車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王妃特進夫人封君安車駕三車交輅封縣鄉君油鞞車駕兩馬右駢○宋制公主安車以紫絳罽鞞車為副駕三九嬪古婦鞞車駕一王妃特進夫人封君車交輅安車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鞞駕二右駢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廢所乘依漢故事○齊制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而微減油給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其貴人公至三婦人九嬪世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因漢晉○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大妃皆得乘青油搨幢通憲搨幢溫憲為副絲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大夫皆乘赤油搨幢

車車以涅憶為副侍女直乘涅二乘。北齊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

車車牛飾用塗及純銀。後周制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輅輅

翠輅皆勒面朱總金鈎雕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帶 為當顯 總黑色 總黑帶 為當顯 總黑帶 為當顯 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

八諸伯夫人自翟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翟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

輅而下五雙轡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朱輅黃

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緇總夏篆夏縵墨車賤車皆雕面鷲總三妃

由力 三孤內子自朱輅以下八六嬪六鄉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一媛婦

中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雙轡

就各以其等皆備茅漆之君以赤鄉大夫以玄君駕四三輅六

轡鄉大夫士駕二一輅四轡。隋制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為填駕

三馬畫轅金飾犢車為副此等憶朱網絡良姊以下並乘犢車青憶朱

重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憶朱網絡五品以上命婦並乘青

憶與其夫同。大唐制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媵姊以下

乘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

乘白銅飾犢車青道憶朱裏油幢朱絲絡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

幢絡網四品青備幔其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

行冊命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通典卷第六十六

禮二十六

沿卷二十六
嘉十

輦輿

旌旗

鹵簿

屬車附

輦輿

夏

輦輿

齊

輦輿

後

輦輿

魏

輦輿

晉

輦輿

唐

夏氏末代制輦

按輦人所輦也傳云
子曰夏名輦曰余車

○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即

輦也

不如向代去其輪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
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王后輦車組輓有琴

羽蓋

為輪輪人挽之以行有琴所以
禦風塵也以羽作小蓋為輦曰

○秦為人君之乘○漢曰之以

彫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魏晉小出則乘之亦

多乘輿○東晉過江亡其制度至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符豎

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 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征

輦○宋曰之

按小輿今之輦
車輦車之流

齊曰之而盛增其飾○遂於外鑿鏤金

簿碧紉衣織成毛錦衣相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珠瑁

帖金塗松精登仙花鈿綠白望車鈿明子上下前後肩鑲鑲轆枕長
角訖白牙蘭瑋瑋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攫天代訖
御子鑲面榆花鈿金訖虎扶轆軛上金鳳皇鈴鑲銀口帶星後瑋瑋
瑋帖金塗花香銀星花獸幔竿扶金塗訖牽經橫長網又制卧輦校
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後制小輿形如輦車小行幸則乘之○梁制小
輿以輦車金漆漆重施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與裏亦乘
之行則從後又制黃輿方四尺上施隱漆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道得
乘之復制副輦加竿安本如犢車通憶朱絡謂之蓬輦○後魏道
武帝天興初始脩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
天街雲罕晏經曰昇畢為天街天街出苑頭罕畢以前駘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
虞青訖駕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訖輶加玉飾曰轂六衛子輿圓

蓋金鷄對羽寶鐸流蘇鳶雀立衡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
貳十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流蘇金鈴玉佩初駕二
象後以六駝代之後以遊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草創修制多
遺舊章○隋制輦而不施輪通憶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
制副輦復制輿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幄帳自閣內
升正殿御之○大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
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王輦七曰小王輦輦有三一日
五色輦二曰常平輦三曰腰輦大駕鹵簿先五輅以行

旌旗 夏 殷 周 秦 漢 後周

黃帝振兵教能羆貔貅犴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夏氏奚仲為車
正建旗旂旒以別尊卑等沒○殷目之○周制司常九旗王建太

常畫日月於終首象天明也其制長九寸以素錦綢之

幅為終附於杠畫龍於終上又屬十二持於駢首長十二

皆畫交龍十二其杠首仍注諸侯建所朝一象下復諸侯

五采羽於上終音所咸反又屬十二持於駢首長十二

王田獵同建皆九存象大火九星考工記曰孤旌杠

矢者孤以張終之弓衣曰鞬畫杠矢存各隨命數孤卿

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周尚大夫士建物其側

赤旌旗皆絳杠力旗旂各隨命數大夫士建物其側杠

數言以宣王正道師都建旗人之聚畫熊虎者卿遂也

考工記曰能旗六旂以象代白虎宿也州里建旗鳥隼

縣鄙建旒旒象營室營室玄武宿也道車載燧朝夕燕

今羽為燧折羽為旒今羽折羽皆象文德夏采注云高

為大麾以田夏侯氏大帛以即戎殷之翻旌獲白羽與

三小龍旒龍于通帛之旒上畫○秦水德旗旂皆尚黑其

漢制龍旗九旂七以象大火鳥旗七以五旂以象鶉火能

五以象參代龜蛇旒四旂四以象營室孤旌枉矢以象孤

諸侯以下之所建也○後周太常畫三辰日月畫青龍諸

旗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虎旒畫玄武皆如雲氣其旗

畫其事號之雲氣徽幟亦如之通帛為旌雜帛為物事號

節又畫白虎而折羽於其上又司常掌旗物之歲通帛之

郊祀蒼赤黃白玄等旗三辰之常畫績之旗六以克玉輅

三辰之常二曰青龍旗三曰朱鳥旗四曰黃麟旗五曰白

玄武旒皆左建旗而右建榻載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

軍將二曰燧以供師師三曰旂代音以供旅帥四曰旆以

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旗金輅建旗象輅建物木輅建旒

諸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旂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

之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旂諸子自犀輅而下

旗諸男自篆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具輅篆輅建旗旒夏篆

夏縵及輅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其旗旌杠皇帝六办諸侯五

大夫四士三旂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軹凡注旄於杠

首四綏折羽曰旌全羽曰旒其繆皇帝諸侯加以孤獨榻戟方六尺

而被之以敝唯皇帝諸侯輅建焉榻建網

附車附

秦漢後魏

晉東晉

隋

大

唐

輅

輅

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以給

之車車後開戶作之有功有沾良車功多散車功少鄭玄曰作之有

功有沾沾麗也則屬車之流及周之末諸侯有二車九乘秦滅九國

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事皆早蓋

曰屬者相連屬也皆在後貳行罕赤裏朱轡輜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為省

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之道路故須過後

即今之伏內○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光武

奉引太僕大將軍參祀於甘泉用之○後漢明帝上原陵陵大

喪並目前代為大駕用八十一乘祀天南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河

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即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旂雲罕

徐廣曰旂車九乘前史不記形也史記曰武王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張平子東京賦曰雲罕九旂薛琮曰旂旗名鳳凰車

闕戟車薛琮曰闕之言也取四戟垂車邊皮軒車鸞旗車後有全鉦車黃鉞車司馬

夏執玄鉞殷執黃鉞周仗黃鉞黃門鼓車黃門令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廟尤

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常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即令史副

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駕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

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晉制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

人中道次靜屋令駕一中道或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

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阜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在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屬駕一列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

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貳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伍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羯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弓矢弩並熊渠伏飛督令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

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即將騎中道次九旂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駕駟中道次搨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鳶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郡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伏左右各九尺楯弓矢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軍右宰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柶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

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細弩一行細跡禽一行槌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三行金根車建青旂旂十二左將軍騎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賤步徒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魔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大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騎駟建旂十二旂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次闔諸車駕駟中道無旗次根耕車駕駟中道赤旗十

二狩熊渠督左似飛督右次御輅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
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今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
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
左右又蘭臺令史分左右并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
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伍張神弩置一將左右
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旒蘇馬六十匹次金鉞車駕三
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
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
人次卓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
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駟戰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
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

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
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在右各鹵
簿鼓吹如左軍前後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
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騎遊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
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執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
一切曹史主簿並騎並從繖扇幢幡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
軍如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
持執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即簿十隊隊各五
十人降袍將一人騎執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曹持
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
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執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

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

復制御衣御書御輅御乘
等車駕牛陽燧四望總阜

輪小

○東晉屬車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黃金塗五朱

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輅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
元興中屬車唯九乘符堅敗又得偽車輦增為十二乘○宋孝建中
尚書令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
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
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為節令宜依禮十二乘為制○後魏道武皇
帝天興二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大常
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大尉陪乘太僕御
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闕戟芝蓋雲罕指南後
殿豹尾鳴笳唱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

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
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尉奉引常侍陪乘奉車即御遊
宴離宮則設之 大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為方陣鹵簿列

步騎內外為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真從

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

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

後魏制除
伯男爵

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

服一皆降黑○隋煬帝大業初復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幟朱

絲絡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為三十

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大唐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

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內其鹵

簿制具開元禮

通典卷第六十六
禮二十七日
嘉十二
天子敬父母
皇后敬父母
天子拜敬保傳
見師禮附
王

通典卷第六十七

禮二十七日
歷代沿革二十七

天子敬父

皇后敬父母

養老

天子拜敬保傳

見師禮附

諸王公主敬姑叔

群臣致

太后父

群臣侍坐太子後至

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箋跪見公卿儀百官上表不稱其名附

天子敬父

虞

虞舜踐帝位乃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唯謹以子道○漢高帝五日

一朝太公後加尊號為太上皇其追尊祖考篇○魏廢帝帝道公璜景元元

年十一月燕王表賀冬稱臣帝即燕王字之子詔曰古之先王者或

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達夫係太宗者降其私

親况所係者重耶若便同之臣妾朕所未安其皆依禮典據當務盡

其儀有司議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重於王典陛下紹太宗之
重崇三祖之業伏唯燕王禮尊屬戚正位蕃服躬秉虔肅以先萬國
其於王典闡濟大順誠宜割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評議
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議
又云至至於制書國之舊典朝廷所以辯章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
制詔燕王議又曰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文書有應稱燕王者皆云
上字其非宗廟助祭之事不得稱王名奉事上事及吏人皆不得觸
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群后曰上尊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旨敬承之
心○晉何琦議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今承受
命運君臨率土而父以子尸天祿不敢子天子以明王者之道而子
雖以為天子必有尊也推斯以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

天性之父

皇后敬父母

後漢

晉

東晉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
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
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
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
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父
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拜完則傷子道拜后則損至尊欲令公朝
者完拜如象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四
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
况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八

年祭王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
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
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
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
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
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
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
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
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
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傳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
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

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却行
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為公
私易節公庭則為臣在家則為父是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
賤又曰子不爵父○晉武帝太康元年揚皇后親蚕儀注曰皇后乘
輦群臣皆拜安昌侯卒立安昌君揚至壇下輦后乃拜安昌君及升
壇后乃為安昌君設榻於其位至還后復拜○東晉穆帝永和九年
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從漢邴原議又按武帝揚后公庭之內皇
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子尊不加于父母焉博士徐禪依鄭玄議
曰臣聞成君之法尊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
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按先朝羊玄之羊后之父也公朝
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禮雖無記注今朝士備識而先蚕

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玄之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
垂疑此論不成由來尚矣中書監何充曰如禪所正可勅御史左將
軍入在公庭則脩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金子禮由攝內外奉行
太后詔典禮未詳情所不安司徒蔡謨議父子者天倫之極尊也君
臣者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為帝王父為匹夫
敬事之禮不異畎畝之守此先聖之遺範也鄭玄注禮言子事父無貴
賤又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如其爵位猶所不敢况乃南面而受拜
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何充又奏依鄭玄議君臣
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錄尚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燕王
魏廢帝父竇太后詔具所啓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
武漢竇后父

者也

何充與虞翼書楮將軍還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諸侯雖后父乃

謂竇武雖受爵太后錄尚書事而漢無拜文為疑故恐大義平借楮

侯既不拜使是異姓太上皇也此魏魏亦度姓不敢安翼答曰中古

以上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僕所不然

明楮侯謙正得令參貳阿衡避迎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為准竇武

无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禮也鄭君之言

而合情禮今太后既臨天位諸侯便是人臣人而後不拜君位受官

已前事不與今同漢加太上皇太上未見崇戴即是子為天子父為

上者耳乃見崇號位冠帝王為非喻也今諸侯由來晉臣不可得准

養老

虞夏商周後漢魏

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有虞

氏質深衣而已孔穎達云人居養老有四種一是

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

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廢人之老四代皆然

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養也上庠古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其

禮尚矣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有善則記之為

淳史淳史史考

○夏氏燕衣而養老

改虞制而尚黑衣裳

養國老於東序養老

老於西序而用饗禮東序東膠也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

○殷人縞衣而養老

殷尚白而縞衣裳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禮食音嗣下同

○周制

玄衣而養老

素裳

養國老於東膠

膠之言

養庶老於虞庠在國之西

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交周之小學為首虞氏之庠制是以名虞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

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

兼用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春鳥擊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與

氏仲春羅春鳥獸鳩以養國老

春鳥擊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亦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賜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

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天子諸侯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

十使人受

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

多非賢者不可皆養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庠

乞言養老人之賢者目從乞善言可

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也早昧爽擊鼓召以衆警猶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

興秋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秋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

爾非為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

言始也適東序擇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遂設三老五

更羸老之席位焉知三德五事也天子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

親視其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咏謂以樂求之退脩之謂既

反登歌清廟乃謂獻群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既歌而語以成之

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下管象舞夫武

象舞周武王有司告以樂闋闋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

代紂之樂也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

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

心食三老五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

教諸侯之悌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者老之言

則罔所愆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代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

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妻男女完具者為之鄭玄曰老

更玄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

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作叟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師群臣養于辟雍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

老五更三代所尊安車軟輪送迎至家天子獨先吉日司徒上太傅

拜于屏節辰曰漢直以一公為三老五更無常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

更也盧植曰選三公老者三老皆服都紵大袍單衣卑緣領袖中

衣冠進賢扶五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

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欠使者安車軟輪迎送三老五更天子迎于

門屏交禮首自阼階三老中自賓階至碑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

西三公設机九卿正履天子親祖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

前祝饁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或云三老然否曰漢初

王莽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群臣欲令三老各拜戟門校尉董

鈞駁所以養三老以教事父母之道也若各拜是使天下各子拜也

譙周論曰禮尸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士拜是

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矣中興謬

從鈞議後已革明日皆詣聞謝恩以見禮遇大尊著故也 和帝以

魯丕為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 元初四年 詔曰月令李秋養衰老授九杖行麋粥方今八月按此之時郡縣多

不奉行雖有麋粥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代猶靈帝

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不咽之鳥歆老人之不咽魏高貴鄉

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群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為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羗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丞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

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摠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憤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于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齋咎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羞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酌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醕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

上賜鳩杖黃帽

有刺則給不為常也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大傅燕國公

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
屏之間三老各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
設几于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晉國公豆盧寧升階正
為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
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
立于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正禮之要公其誨
之三老各曰木從繩則正石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
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
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
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

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
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
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
老各拜禮成而出○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
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
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坐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
東向設國老三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天寶八載閏六月制
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
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或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天子拜敬保傳

太子及諸王見師禮附漢晉大唐

漢張禹嘗為成帝師帝尊寵之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謂其食飲寢帝
自臨問之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曰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
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盛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
時徙盛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帝臨候禹禹數視之帝即禹
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晉成帝詔曰曲陵公等宣力前朝致勲
皇家以德義優弘燕保傳朕躬朕遭家不造奄在哀疼稟訓未究悟
事窮感其一遵先帝尊崇師傳之教拜敬加舊以明崇德永奉遺範
尚書令下壺等奏曰臣歷觀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唯漢成帝拜張
禹庸主凡臣不足為軌或說師臣臣有師摸其道又未是其拜也至
於先帝之拜司徒導特以元皇帝興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
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順先典伏膺禮中不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

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太后詔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
務况童幼方賴師訓之成宜令一尊先帝崇賢之禮壺又奏臣考先
典之極無過於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禮記稱王者入學躬拜三
老此一朝之敬子冠而毋拜之豈可終身行焉太后詔雖帝成人更
詳師傅之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
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冊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
議善之十七年詔今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
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諸王公主敬姑叔大唐

大唐神龍元年制曰近代以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
之尊拜於子姪違法背禮情用惻然自今以後宜從革弊宣告宗屬

知朕意焉先是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貴天子之子見諸姑叔先拜若致書則稱為啓事帝志欲敦序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羣臣致敬太后父晉

晉鄧監軍教出袁歷陽書叅佐綱紀議為褚太后父在將軍致敬不同司馬黃整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為兆庶父母尊莫大焉厚莫重焉若以后尊宜敬於親於后父也便應有敬錯之禮典先無茲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以主上當於春秋耳故以本尊之尊無復異也且諸侯為國蕃翰北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為太上耶尋名定義謂不應致敬也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

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箋隨見公卿儀百官上表不稱其名附

晉大唐

晉制皇帝會公卿座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群臣不應起禮曰父在

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起皆以為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綰不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於群臣群臣亦統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

明帝大寧三

年詔曰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今太子銜幼冲之年便臣先答將今所習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耶今內外通議尚書今卞壺議以為春秋王太子不會盟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荀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官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徐魏云東宮臣上表天朝既用黃紙上太子疏則用白紙也此

人有作符宏官屬者云東宮臣上疏於太子用白紙太子答之用黃紙朝士率常箋上下死罪太子答之姓白亦白惶恐此似得中朝舊

法 ○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

臣與人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謹按晉尚禮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朝官尚書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議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此即成例足為軌摸於是一切改之

通典卷第六十七

通典卷第六十八

禮二十八

沿革二十八
嘉十三

天子諸侯大夫養子儀

君薨後嗣子生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

婦事舅姑附

事先生長老雜儀

居官歸養父母

僑居人桑梓敬

夫人不答妾拜及立位

僧尼不受父母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二嫡妻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二人各是內外兄弟相稱議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

君薨後嗣子生附

周制妻將生子及月辰則居側室

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

夫使人日再問之作

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

作有感動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悅于門右表男女也孤者亦有

佩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

以大牢宰掌具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

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即

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代士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禮

字之誤也禮以一獻以勞辱之事士妻大夫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嫡

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冢子則大牢

冢大也冢子猶言廢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皆謂

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異為孺

子室於宮中別婦一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

慎而寡言者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母皆居子室此人君

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他人無事

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不往而將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

女右鬻所遺髮也夾凶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

士以上皆漱澣貴人大夫以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

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男女謂所生子之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向妻抱子出自

房當摺立東西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姆先相曰姆某

敢用時日祇見孺子某妻姓若言姜夫對曰欽有師父執子之右手

孩而名之欽敬師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

記猶識夫之言子師遍告諸婦諸母名後告諸母名妻遂適寢

復夫之燕寢夫告宰名宰遍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月日某生而歲之宰謂

也春秋畫桓六年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歲諸閭府其一獻諸

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歲諸閭府其一獻諸

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
也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

立于阼階西向世婦抱子外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
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于君次而祿衣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不以

隱疾謂衣中之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
公庶子生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有賜於君有恩惠也

名子于申緇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
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嫡子

有辭與見家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士之妻
自養其子賤不敢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鄉大夫

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太祝禪冕執束帛升

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無哭將有事宜清淨也禪冕者接神則祭服
冕也士服爵弁服其也諸侯之鄉大夫所服也禪冕絺冕玄

奠幣于殯東凡上哭降凡于殯東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踴

階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

皆禪冕少師奉子以縑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

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踴三者
三踴謂三跳為一節三者為一降東反位皆袒子踴房中亦踴三者
三襲縗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太宰命祝史以名通告于五紀山川
曰負名之喪於禮畧如已葬而世子生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告三月乃

名于櫛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姑附

周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

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為居處故事也履踏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

初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祭也食下問所膳若內豎言疾則

親齋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饌必敬視和疾者之食齋藥必親嘗味也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擗縱筭總拂髦冠綏纓端紳措笏咸皆也縱

緇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佛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也時翬其制未聞也綏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深大帶所

以白紳約也措猶揅也揅笏于紳笏所以記事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觸金燧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觸解小結觸兒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籥時制大觸

木燧刀捍謂捨也言可以捍絃也筮筆強也籥音通履著綦綦履

音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擗縱筭總衣紳筭今之簪也衣紳衣而著

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觸金燧右佩箴管線纒施繫袞大觸大燧繫袞言施明為箴管線纒有之給纒綦屨給猶結也婦人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及

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怡悅也苛疥也抑揜也搔摩也出入

則或先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

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於運之溫籍也承尊者

必和顏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擗縱拂髦揔角紵纓皆佩容

臭揔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昧爽而朝後成也問何食飲矣若已

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饌也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又後未成人者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祇敬之

孺子小子也

勿敢近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餒如初御侍也謂長子侍母謂也侍食者不飲

餒婦猶皆旨其柔滑孺子餒之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帝音咳欠

伸跛倚睇視傾視不敢渣漬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男不言內女不

言外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

無匪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奠停地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

燭則上嘯讀為吹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如

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姑

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怒遣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猶

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悅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子從父之

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鄉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志親無去至在感動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

婢子若庶子庶孫甚受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通舅沒

則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凡

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事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不敢

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

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歲以待之侍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

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凡為人

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柱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出必告反必面

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恒言不

稱老廣敬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當其

有左右中門謂帳圍之中央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親之與道

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為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不服閣不

登危懼辱親也服事閭實也不於閭宜之中從事為卒父母唯而不

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親老出不易方復不

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為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

純素為其有喪象也深衣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

十者三十世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父母有疾冠者不擗行不翔

也當室嫡子也深衣曰孤子玄純以素父母有疾冠者不擗行不翔

憂不為容言不惰私好瑟瑟不御憂不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本自矧大笑則見疾止復故常也故州閭

信此孝子之行也

事先生長老雜儀

周制典禮曰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

尊不二也先生遇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為有先生與之言則

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為其不欲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

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

所視為遠視無踐履無踏席搯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必由

不先舉見坐必安執爾顏執猶長者不及無僂言僂猶暫也正爾容

聽必恭既說先生之言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取錯亂請業

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搯衣前請也業謂見同等不起

不為上客起敬尊尊客之前不叱狗去之侍坐於君子子曰欠伸

撰杖屨視日早暮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倦意也撰持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

對離席對敬異事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待復日也言欲須少空閒離坐離立無往來馬離立者不出中間侍

食於長者無流歎大歎嫌於疾無咤食嫌薄無齧骨為有聲不敬無反魚肉為已歷日

人所無投與狗骨為其賤飲無刺齒為其弄口也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

懷其核嫌棄尊者之物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其禮也賤老僮僕之屬

居官歸養父母

晉武帝太始中河南尹庾純自劾奏與司空賈充共爭酒醉充遂訶

臣卿父在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按

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而臣不唯生育之恩輸情自

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充位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

責臣是也臣謹按河南尹閔內侯庾純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以

劾請臺免官廷尉理罪大鴻臚削爵士謹遣丞臣韓微上所佩河南

尹章綬閔內侯印綬伏請罪誅河南尹功曹吏龐禮言臣謹按三王

養老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使夫人子無闕孝養之

道為臣不虧在公之節也臣聞先王制禮垂訓將來使能為俯就不

能企及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愆今公府議七十時

制八十月制欵以駁奪是為公朝立法還自越之司徒右司曹掾劉

斌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一兄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九十

乃悉歸純父未九十不為犯令詔純免官而已充復位孫盛晉陽秋

宰大臣不以家事辭王事抑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盡陟岵之恩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縱見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忿而不言純未嘗告誠非也

僑居人桑梓敬

晉盛孝通桑梓敬議曰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為所居之國脩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為盡禮愚懷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繫衍宗流遊大根生一胷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君有常邑仕有定邦爰暨六國至於末代全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畔爵士不得報其祿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為離舊適新之制肯否何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無宗肯否以其多難何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或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於弗父何並服事宋仕

有代祿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為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惡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之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戶而稱寓客營流則號為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稚步不為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繁我條乘人之貸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之所馮昔人思邵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况父母之所始卒而不可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今人所迫尊舊壤雖遠而為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柏之故莖曩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遐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崇極

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稱之隳館何若近祖之見廬迭毀之墳柏何若祭祀之封墜曩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業之圃苑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上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為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謂宜為所寓之主以崇公敬為先人本邦脩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裹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義也

夫人不答妾拜

晉摯虞議曰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同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答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憊違宜如其

舊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

大唐貞觀十一年正月詔道士女官宜在僧尼之前顯慶二年八月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崇自尊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祿長幼二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異軀同歸棄禮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貴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數彛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上元元年八月詔分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官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武太后天授二年四月敕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景雲二年四月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官並宜齊行並

集開元二年閏二月勅如聞道士女官僧尼等有不拜父母之禮
深用軫思茫然罔識且為子而忘生傲親而徇於末是皆禮而強
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於教而不廢於禮合於禮則不遂二親
之與二教復何異焉自今以後道士女官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其有
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 上元二年九月勅自今以後僧
尼等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大曆八年十二月制元日冬至朝
賀其僧尼道士女道士並不陪位 初武德七年七月太史今傳并上
謁請去釋教高祖付辟臣詳議太
僕卿張道源稱并奏合理尚書右僕射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
也非為此議非聖者無法請實嚴刑并曰禮本爭親終於奉上而佛
踰城出逃背於父以匹夫以挽天子以繼體而恃所親蕭瑀非出
空桑乃遵父之教瑀不能答但合掌云地獄所設正為是人其後
上臨朝謂并曰佛道玄妙聖亦可師卿獨不悟何也并對曰佛是
胡中桀黠欺詐夷狄遵尚其道皆是邪辟小人摸寫莊老玄曰師
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以沙門
道士虧違教跡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選者年高行以實之餘皆罷

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官宜依舊定貞觀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
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對人欲今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宮同
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
淨以退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求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
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昇殿類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
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教亦不須道人日別參議也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後漢孔 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謁署
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然則在塗之
臣應與為此殺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
為老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
于狸唇時未入國魯君以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
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况受三軍之招脩拜辱
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為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執職

便為故吏

二嫡妻議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更娶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並存時人以為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袁準正論以為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為情愛所偏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絕可以娶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虞喜議曰法有大功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此吳氏後妻所宜軌則庾劄之謂袁準制之得其衷矣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宋代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母耶顏荅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惟施之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甥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也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然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獨制姑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為親不異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舅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一人各是内外兄弟相稱議

或問馮懷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代稱姑子為外兄弟
舅子為內兄弟此亦鄭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内外
既同親疏無異若甲以姑子稱乙乙以舅子稱甲則事同名異於理
不通若相稱之辭同則名例為乖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
父母也左氏傳曰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所謂外弟蓋管于亥之子
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外弟復問聲伯為外兄然則異姓
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內也今稱舅子為內兄弟末
俗所云非典言也鄭玄還舉俗言以喻俗人故稱焉亦非正名矣依
禮據傳甲乙相稱宜曰外

或問馮懷曰景之母丁之從祖姉也丁之母景之族姑也景年長於
丁若從父族為親則景以丁為族外弟而丁以景為從甥若從母族
則景以丁為從舅而丁以景為族內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景以
父族稱丁丁以母族稱景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荅曰聞諸前訓名
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為母夫屬於子道其妻為婦今則舅
是母班而兄弟是已列固不敢以已之列廢母之班矣謂景宜執從
舅之禮

妾而絕本息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為之惟悴
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群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尽力皆
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昏妾張始生
子纂于時群尚平存不以為疑原薄及群以率賜妾之意非唯以續昏
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丞嘗于賀氏緣以群信言也率年
六歲纂年五歲群始喪之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媼為非妾所
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脩姑姨之親而白淡者或以昏既有纂其似
率不得久安為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為人後去年率既歸還陶氏
昏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曰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
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之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
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禮唯以聞于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己子非

所謂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因此悲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媒羸
或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
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古之不深按禮文恒令此
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時之稱明死乃至
喪生不先去聲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
談者以昏自有纂不媼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
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昏上非大宗率不為父後何繫於有纂與無
纂守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太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
疎故繫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
人之子後太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
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

所生唯識所養者可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鳥雞伏之但知為鳥
雞之子不知為黃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此成
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妾之父
毋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思非子也故曰為後
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志思此妾五不解
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太宗無後族人人既已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
或復重為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循爵則必貪財舉不主於仁義
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為議此妾六
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思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
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孫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顧我育我出入腹我歎報之德昊天

罔極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螺贏班氏之族乳虎紀子由
此觀之哺乳之義我參於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受髮膚
於妾身推深居濕分肌換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
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妻皆一體也其義
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妻則合也夫唯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
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疎長養之實比
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天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一獻
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思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之安取蓋取
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群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
死弗忘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群之成言本義
則廢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三疑也諸

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為子喬本字仲慎父亮有子瞻以喬為嫡
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遣喬也蓋以兄第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
卒之後諸葛恪被朱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舉還嗣瑾祀明恪不絕
嗣則舉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良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
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比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
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言為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為人後為之
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
則媯嬴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
為己子與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階矣以義相况則宗猶
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媯之子繫之於夫也兄第之子可以
為子繫之於祖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命代純儒

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
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
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
詩云螟蛉有子媯嬴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隱乙詔不當坐
夫異姓不相後禮之明禁以仲舒之博學豈闇其哉蓋知有後者不
鞠養鞠養者非後而古人不別比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
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
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
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純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傍斷以
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條其為與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
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為人後比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

激乞子而養之激之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激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媯媯况兄弟之子比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識逸逸歎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為當矣此妾九疑也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為本服父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為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非致人情禮稱以義斷息節之立為率情之行者戎狄之道也愚古人未能錯綜禮之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哀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為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古人生

子徃徃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行六親不制五服之哀實客不脩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美於人守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妾十疑也勅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為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為裔嗣則猶吾子群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為子道可謂備矣而擬敬同之與為人後傷情棄義良不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為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由若此况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代所據皆有名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二者後於事後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

自有子男及閨人非親者皆別為之戶按齊自有子墓率應別為
戶尚書閔儀賀喬妻子代表與群妻陶辭所稱不同陶辭喬妻子
無子夫群命小息率為喬嗣一年喬妻張生祭故驃騎將軍顧榮謂
群喬已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為人後者不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紘為子
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道紘歸本率今款喬即便見遣丁妻
養率以為己子非為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為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
乃言後存之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為後見於何經名不虛云當
有所附於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皆以為後于又云為人後者族人
選支子為之嗣非謂如率為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為譏此乃正
率宜去非所以明其應留也且率以有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
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款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

非類之物為喻謂養率可得息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尋丹陽尹臣謨
議按於所陳雖煩詳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款之而必為之辭者
也臣按尚書閔儀言辭清允折理精練雖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
以重一代之式愚以為宜如閔議

異姓為後議

後漢

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
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類明非異姓
所應祭也漢古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
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
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
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

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首寸可加及其姊妹
為父小功則子比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
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古行之甚衆
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
兵飢饉有棄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麻親其死
必也者俗人以五月生子好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
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歛還本姓為可然不博士田
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
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且養如長養於
家便稱曰養姓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回時祀之於門戶外有
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捨棄不避寒暑

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為

由議是矣

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
如左右邊特為立宮室別祭也

王僧議曰當須分別此兒

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愛育養之慈

拈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姬不得出所生而育恩情

報生以死報施以力生之道也軍謀史子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

父母不生非遇公姬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皆思實之可子

曰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姬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道而載他族

不為違守鄭伯惡至矣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

傳以為善令宜謂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姬育養之澤若終為報父在

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

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威報惠備矣

崔凱製制駁曰以為宜
服齊衰用子之姓父同

者晉司廣徒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
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徒喪以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為
外祖父母小功比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及重於父母所
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
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
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充李郭二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
薨郭表充遺意以外孫韓謚為充子詔曰太宰尊勲不同常人自
餘不得為比○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是事疏反五爰不得存養其
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
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載其姓神不欲非類
蓋捨己族而取他族為後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己

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如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
而本絕嗣者使當應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
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
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是也

通典卷第七十二

禮三十

禮三十

讀時令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籍臣附

讀時令

後漢魏東晉宋北齊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
 今皇帝所服冬隨五時之色帝并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帝位尚書三
 公郎中以令置按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卷○魏明帝景
 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
 高堂崇以為黃屬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
 末服黃三季則不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
 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特侍中荀勗亦
 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華恒議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

春冬則不廢也。天先生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前議，詔可。六年，有司奏：夏、日正服漸備，祇述天和，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皇帝特劉黜明帝時，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歎。○北齊制：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鞵，烏而受朝於太極殿。西、相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御酌。苞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至立夏、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擅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復脩回時讀令。武太后聖曆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薛瓘、仁諡奏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

告朔。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朔之禮，畢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奏制。月今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玄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句芒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句芒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

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天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
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古無明堂故無告
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
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
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
子每月告朔。臣博考載籍。既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
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
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摠
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于
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
曰。明堂之以孝理天下者也。君以其禮告之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

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
月不告朔。左氏傳云。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特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非特政也。則天閏月亦告
朔矣。宣佗月廢其禮。尋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
告朔。玉扃門。終曰玉。澤云。閏月則閏門。左非立於其中。是天子閏
月而行朔之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
禮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澤之文也。又按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常
。臣愚以為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之例。以始
。祖而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
。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
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廢事。章劾所以無告朔

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之歲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
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以於事則闕梁崔靈恩
三禮義宗但摺據前儒因循故事○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
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及詞令不言告朔者蓋謂歷
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月聽政於事之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
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縠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正月
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按令韋縠坐而讀之諸司官長
亦并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乾元年十二月丙寅三春御宣政殿命
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以
上正員並升
殿與坐也餘並具開元禮○議曰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
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
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王藻復云聽朔于南門之外並無讀時

令故事而辟問仁譜云元日受朝讀令此聽朔禮畢合於王藻之文
王子虔雖有所駁大旨與仁無不意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
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歲令何以謂之時耶其夏秋冬又何為不
讀斯則辟闢筆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漢後漢魏晉東
宋齊梁陳北齊隋大唐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群臣朝賀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出卒衛宮設兵張旗
幟傳云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
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西方南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
下為臚下
告上為句常昭曰
九賓則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
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法酒文類曰作
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謂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群臣莫不振恐肅敬高帝初百度草創未有儀法群臣

患之教孫通說帝曰夫儒者唯與進取可以守成臣願採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帝曰今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

餘人及帝左右為綿叢參用先代之儀然往往改異於野外習之月

餘帝令試之曰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諠諠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今

日知為皇帝之貴乃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徐廣曰最音子外反

以等剪封地為奉位標準為習隸處也置設綿也春秋傳曰以置茅

繩繩音子悅反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

會其儀夜漏未盡也七刻鐘鳴受賀及執其公侯壁二千石至千石六百

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大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

執贄士執雉漢魏粗衣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

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帛故衣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

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大常

贊曰皇帝為典三公伏皇帝乃進璧古語

曰御坐則起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奉食舉樂百官

此之謂也

受賜宴饗大作樂白虎通曰有燕不朝古而不相干不奪孝子思

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贄

獻帝起居注晉興帝長執百官二千石以上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

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奏奠

正月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官朝貢畢屬

郡計吏皆階近庭際宗室諸劉親會高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

計吏中庭北面大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階下虎賁羽

林弧弓振矢階戟左右戎頭階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

賁特位東北五將位中央悉坐執扇作九賓徵案合利獸從西子來

戲于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

為黃龍長八丈出水遊遊於庭炫燿又以絲繩係兩柱間相去數丈用

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相有不傾又踞局出身藏形斗中鍾磬倡

樂畢作魚龍夢逐小黃門吹三通謂者引公卿以次拜徹行出早

官在前尊官在後其德陽殿周旋容萬餘人陛高一丈比皆文石作壇

登屋朱梁玉

陸全刻錄 ○魏文帝受禪後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

曰於城南立觀殿青為以為門設樂總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潘

王不得朝親明帝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太樂鼓吹又宿設曰之相樂于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庭燎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詔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群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階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郡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鍾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道皇帝并御坐鍾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詣朝賀掌禮郎贊皇帝進王登大鴻臚跪贊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一再拜皇帝坐後再拜跪置壁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進大尉等理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單于金紫

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階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壁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進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壁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壁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即即以壁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蕃夷朝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鍾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

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陞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街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即跪進御座前仍行百官酒太官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群臣就席大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盡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故不朝之歲各遣卿奏禮○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畫漏上水五刻皇帝乃

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

殿庭若能有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罇蓋施以白虎形以名焉案

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黃自外來聞鐘聲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

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

飲曠何也黃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為子卯大矣曠大師也

以詔是以飲之公曰爾飲調何也黃曰調也君之曠臣也為一飲一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公曰爾飲何也黃曰黃宰夫也非刀也是供

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

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無廢斯爵至于今○宋因晉制無所改

既畢敵揚解謂之杜舉白獸罇蓋杜舉之遺戒○宋因晉制無所改

賜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定燎設文物克庭臺門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即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辨皇帝服充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烏升御座

前施奉珪籍王公以下至阼階脫烏劔升殿席南奉贊珪辟理畢下殿納烏佩劔詣本位主客即徙珪辟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辟下東向設皇太子至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付黃甘棗二品以上尚書駟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輿會則劔履升座會訖先輿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朝臣則移就西辟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西於是御坐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辟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以下在南西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辟下御坐既南向

乃詔壺於南攔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贊珪辟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王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即既蒙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王既竟請以主客即受鄭玄注覲禮云即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辟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議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烏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以小車升殿謂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制可○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聽綺踈而觀宮門既無藉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罇自餘亦多依梁禮云○北齊元正

大享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持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勲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

慰勞郡國使

詔讀長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馬詔書會日侍中依勞郡國史閔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聞

疾苦又班

五條詔書於州郡使人以馬詔讀一版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馬詔書正會宣使示人婦以告刺史一日政在正身愛人

去殘賊擇良吏

正決獄平徭賦二日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日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

終四曰長吏

浮華奉客以求小名遂未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日人事意氣于亂奉公內外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即中黃門巨

詔勞諸郡

上訖罷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克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前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

群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奉諸州表群臣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

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群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

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與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群臣上壽畢入

位解劍以升會訖先興○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

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

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曰亦祀圓丘皆令設官行事質明既畢

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新格將畢其日祀圓丘遂改用

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

從之曰勅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 天寶三載十一月五

日甲子冬至勅伏以昊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

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

仍求以為恒式又至六載十二月勅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

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有同進回循
日久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
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伏下後一時同進永泰二年
十一月詔冬至今有司祭南郊復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
一月勅宜以冬至日受朝賀初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群臣命婦
朝皇后儀冬元日百官不於光順
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
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朝人主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以
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其曰命婦又朝先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
殊為失礼有詔乃停未崇二年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
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言於宣政殿上燕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
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
門非娼優進御之所今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棘入散樂一其
色請停省若於三殿別設自可備極恩私徒之改向麟德殿也
尋常朝參准貞觀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
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

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初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眾務
自今以後每日恒坐 永徽元年十月五日勅京官文武五品依舊
五日一參至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
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為恒式准元日令中書令讀諸
方表 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
升殿食 貞元七年四月勅昔者聖賢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為
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
用中順其俗以為禮咸覲之義既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
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為初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
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之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並聽就列宜令所
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乃編禮式以著恒規其正至儀具開元禮武太
后聖

曆初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曰准令周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仍終喪不得宴比來朝官不遵禮法有哀慘陪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點皇化化伏諸禁斷後之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稱臣附後漢東晉北齊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大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特守不覩大禮自非酒宰貢羞無以裁其乃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奏辭而已太學博士庾引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

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無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

兼臣子則不嫌稱臣

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尚書符又問王公以

下見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胤議朝臣宜朱衣禮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祐賤慶太子稱叩頭此則拜之證又大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稱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大朝且禮幘而已○北齊冊皇太子皇

帝臨軒司徒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冊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輅車奏章詣闕堂謝擇日齊於崇正

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日群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
○大唐臨軒冊命皇太子如開元禮

通典卷第七十五

通典卷七十六

禮三十一

歷代沿革三十
嘉禮十六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

春夏封諸侯 錫命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議

策拜諸王侯

拜三公奏樂
服冕議附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北齊 隋 大唐

北齊大寶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群臣議皆東西二年於
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坤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
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
馬况以方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
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
坐議者引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嚮臺殿也子才

以為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晉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東面禮嗣子絕旁親嗣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嗣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况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嚮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耶諸人以東而為尊宴會須避按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在西君為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卑實是

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之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踈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獨約太子何所取耶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理為允魏收議云去天寶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群官於西林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嚮中宮殿臺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尚

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禮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
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嚮中皇太子今
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擬東宮為
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
言太子常無東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
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
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緝累扎
盡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面面援引經據交相往復其後竟從
西面為定時議又疑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按曲禮太
夫士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之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
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按春秋經衛石惡出奔在晉衛侯

衍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
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何戍皆
先君同名春秋下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為海內所避何容便
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室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
亦是難安宜聽出宮更補它職制曰可○隋文帝開皇初皇太子勇
准故事張樂受朝宮臣及京官北面稱慶帝謂之遂後定儀注西面
而坐唯宮臣稱慶臺官不復摠集煬帝之為太子奏降章服宮官請
不稱臣從之○大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
已上官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宸極為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
太弟又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為日久矣今欲傳位於太子卿等
何如群臣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讓監國上不許

殿中侍御史和逢堯諫曰陛下春秋未高聖恩浹洽昔帝氏亂政百
寮憂悞今萬姓顛顛欣荷睿德豈可即為讓手上從之遂有制政事
皆取皇太子處分若緣軍馬刑殺五品以上除授政事與皇太子商
量然後聞奏其會宮臣儀注具開元禮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

宋文帝元嘉貳十六年二月東巡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某曹閔某
事云云被命議宜如是請為牋如左謹閱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為宜如是
事諾奉行某死罪死罪

年月日某曹上

右牋儀唯於啓事年月右方闕門下位及尚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
舊不經他官

某曹閔太帝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
所稱主者詳檢應聽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閱

年月日

方闕事儀准於黃按年月日右闕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
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合言闕餘皆如黃按式

某曹官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
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議以為所論正如

法令告報聽如所上請為令書如左謹閱

右闕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司徒長史至甲啓辭押某州刺

史景丁解騰某郡縣令某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建康宮如無令稱僕射

右令曰下司徒今報聽如某所上其宣攝奉行故事文書如千里驛

行云云

年月日朔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書從事書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閔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左謹閱

右閔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丁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申為某官如故事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令書板文准詔書板文

尚書下云云奉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書勅儀起某曹

右並白締書凡外內應閱牋之事一准此為儀其經官臣者依

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刺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除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詔餘如常儀

辭閔板文云云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

稽閱右除糞土臣及稽首云某官某甲再拜辭以令曰代制曰某
官臣者稱臣

後漢鄭玄曰據祭統云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今封諸侯
則違古且土地皆慶賞之事漢家故事丞相始拜皆封為國侯其在

秋冬者先賜爵閔內侯侯春而漢漢封祭法嘗出田邑先師或以為
秋嘗時邑人皆田或以為割黜田邑於此時也○王王肅聖證論孟

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故左傳賞以春夏是也○
晉張融評曰按洛告成王命周公後封伯禽以周之正以屯卦云宜

建侯據二經周人封諸侯不以秋夏周禮夏官司勳掌爵月東哲摠
論曰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

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爵殷爵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
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錫命周東晉

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

禮亦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再命受

服謂受玄冕以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也三命受位

謂受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祭器有禮

為王臣也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祭器有禮

聲樂皆具非禮也五命賜則出封如一等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

里之地者也方三百里以上為六命賜官置臣理家邑如諸侯也六

命上大夫七命賜國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祭器有禮

即卿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祭器有禮

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如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入為三公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如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如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入為三公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如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如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入為三公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如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入為伯分主東西長於諸侯實於天子天子之吏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諸侯曰天子之孝於外見公王制云制三

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如一命則服衮龍興王者之後同故諸侯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

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

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

諸侯踰年即位天子錫以命珪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公羊傳天王使毛伯

來錫公命加魯以衮龍之服傳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

有功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

六曰武賁之士也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賞賜者陽數極於九賜大國不過九次國

七小國五○東晉羊玄曰說者以左氏云天子錫諸侯命珪以為符信珪

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按魯成公即位八年乃得命珪三年夏

公如晉此朝也未有珪何何執也凡命者謂方策之書也猶今教令

爾覲禮曰諸侯奉篋服如命書於其上尚書文侯之命云平王錫晉

文侯鉅鬯珪瓚作文侯之命命者王之教令其事非一策而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服章車旗議虞周晉

虞書曰明試以功事服以庸○周制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

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晉博士孫毓段暢等議曰周禮上公九命為伯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

五命以五為節上公謂三公有得九命伯者國家為城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

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又

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

侯以為殷屋今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

舊其造立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奢大異於經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三重門內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罕憲罕畢也憲蓋也高五丈其正寢與廟同制皆設屋四阿堂崇三尺此其舊典畧可依也餘皆稱事取供而已旌旗旂數繁纓二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輅建大旗同姓以封象輅建大赤異姓以封金象飾其車今制從簡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路車馬如王之服祭服宜玄冕朱裏玳玉三米九旒纁三色九就丹組纓玄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群臣助祭者皆長冠玄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為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遠遊冠五時服佩山玄玉不復以國大小為差其群臣侍從冠服

皆宜加服制令也諸王公應助祭按司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生則衮冕先公則鷩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衮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三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衮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大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纁九旒赤舄三公助奠從外官不與齋祭者自可如舊

策拜諸王侯拜三公奏樂服冕議附後漢 晉 北齊 隋 大唐

後漢制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謂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服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

曰制詔其以某為某按丁孚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于位為漢輔往率旧我敬敷五教在手寬允左右服躬宣力四表保又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旁祗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欤勤

其戒之此 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即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
面立受璽印綬當授策者再拜稽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
公某初除謝中謁者策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
謝起就位禮畢○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漢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
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
使應作樂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
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
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鍾磬之樂又按大始三年
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
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縣于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
有樂公侯大臣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

之曰御親臨軒百寮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
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叙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社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太使拜輔相
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
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品司皇帝有興之禮何
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
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宴饗有樂
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必於庭階禮成於立歡宴宴未交
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
故拜公不應服冕○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刻吏部部令史乘
馬齋召板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輅車既入至席尚

書讀策以授王又據章綬事畢出輅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閭闔伏闕
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
者受而出乘輅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
者讀策博士讀板王俛伏興進受策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
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輅車至州如第王諸王三公儀
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
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
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壇方面
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隋
臨朝冊命三公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
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第土

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 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晉博士孫毓等議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
則下其君一^{誓猶}等^{告也}謂公之子如侯而執珪公侯之子如子男而
執辟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
使其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冢子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
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
士其上卿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車服
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
其事合於古議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

皆以有爵命印緩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貳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宜答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其公侯嗣子擊于父爵明不專國也其燕見則稱弟下文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今之監司上官文書皆為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群臣官文書宜稱告不言命稱教

通典卷第七十捌一

此類者皆對其大夫也... 禮記... 通典... 卷第七十捌一... 嫡子... 稱告... 不言命... 稱教... 王嗣子... 公侯嗣子... 擊于父爵... 明不專國... 燕見則稱弟... 下文書表疏... 皆臣禮而不稱臣... 今之監司上官文書... 皆為記告嫡子... 監國其下群臣官文書... 宜稱告不言命稱教

